

秋后,扣章当上了生产队的用牛手。

生产队现有的用牛手年龄都在五十上下,最大的已近七十。扣章才三十多。生产队长考虑,用牛手岁数太大,好些农活他们干不动了。像插秧前的耙田,耙子有三米宽,前后两块一掌多宽的木板,用牛手两脚一前一后地站在两块木板上,木板下面是尖利的刀齿,水牛拖动木耙将水田耙平。用牛手站在木耙上,一手拉着牛绳,一手抓着鞭子,不管牛走快走慢,都要保持着自己身体的平衡,不能从耙子上滑落下来。用牛手手中的鞭子是做样子的,他们都舍不得打自己用的牛。用牛手用眼神瞟一下水面就可知道哪里高哪里低,就使唤水牛拖着耙子来平高就低。用牛手拽着牛绳,拿着鞭子,不停地和牛说着话,有时还要骂两句:驾!倒剥的,把你剥刺蘸大椒呢!高兴了,就打起长号子,那号子九转十八弯,人听了心里痒痒的,牛听了为之一振,四条腿迈得更快了。一块田耙平了,用牛手要自己扛起木耙,牵着牛到另一块田去。所以用牛手眼神要好,还要有点力气,才能胜任这类农活。生产队当然要有年纪小一点的用牛手,这个人要会耕田耙田打场,要有点灵气,要懂得一些牛的习性,这个人就是扣章了。

扣章愿意当用牛手,一来他会使唤牛;二来他欢喜牲口,看到站在田边的牛,他总喜欢上前摸摸,用一双大手当梳子给牛梳毛;三来做用牛手不用很早下地很晚收工,可以挤出点时间忙忙家里的事;四来他也有一条好嗓子。夏收夏种时,他临时顶替一位用牛手耙田,站在耙子上,腰杆挺得直直的,头一扬打起了号子,栽秧的妇女们一听,都直起了腰,说:扣章打的号子真好听。就这样扣章理所当然地当上用牛手了。

当上了用牛手,可生产队没有闲牛给他用,于是扣章先要出去买牛。

买牛要到牛市上去,牛市在仪征的大仪,扣章带了钱和生产大队开具的证明坐车到了大仪。

牛市上的牛真多,一大片,有上千条,像在开会。牛们在不停地用舌头舔着自己黑黑的湿湿的鼻子,认真地反刍咀嚼着。扣章从牛市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看了一遍又一遍,终于,他相中了一头大水牛。这是一条大个子水牛,很壮实,尾巴短了一小截,少了尾巴尖上一大撮软软的毛,光秃秃的尾巴甩来甩去好像很有力气。特别让扣章看中的是水牛那庞大的肚子。这条水牛已有了几个月的身孕。花同样的钱,买一条有身孕的母牛,再过些日子,一条牛就变成了两条,一举两得,多好!再说,这条怀孕的母水牛很中看,很精神,身腰大个的,一定很有力气。扣章是这么想的,于是就这么做了。他向卖家详细询问了秃尾巴牛的脾气习性,付了款开了发票牵了牛就往回赶了。

到大仪是坐车,从大仪往回走就不容易了。牛不好坐车,也没有船,就只有往回走。扣章牵着牛,戴着草帽,赤着脚,顶着初秋还晒人的太阳,趁着一丝秋风往回走了。从大仪出发时,扣章在牛市要了些柔软的水稻草,捆成两捆,搭在牛背上。扣章有时走在牛前面,双手反扣在后面牵着牛绳,有时让牛走在前面,他走在牛后面。走着走着,扣章就和牛说说话:秃尾巴呀,累不累啊,要不要歇一下子。看见路边有好的草,扣章就停下让母牛吃会儿。晚上,牛就吃自己背上的稻草。太阳落山了,扣章挑路边有小院的农家借宿,他把牛拴在院里的树下。夜里,扣章总要起来看几次母牛。

他们从大仪顺着小路边走边问路,从仪征的大仪到高邮的送桥,郭集,再顺着小路沿湖滩到车逻,这就上公路了。公路很硬,路面上有石子,扣章穿上布鞋,牵着牛走在公路边的土路上。公路两边各有一米不到的土路,再向外是树,树外就是河了。累了,就着树阴休息一会,渴了,挑一个缓坡让牛下河喝水。汽车来来去去,扣章很小心地把着牛绳,尽量让牛靠外侧走,以免母牛被汽车惊着。就这样,扣章牵着牛走了三天,小心地守护了三天,终于到家了。

大家看到扣章带回家的壮壮实实的大肚子水牛,都

很高兴,问扣章母牛什么时候过小牛。扣章说,半个月吧。

这半个月,扣章天天和母牛在一起。

早上他牵着牛来到大河边的河滩上吃草,这是一条又宽又大的河——三阳河。靠近生产队的这一段河边有一片缓缓的浅滩,滩边长着好多草,扣章牵着牛来到这里,母牛吃着带露水的草,尾巴一甩一甩的,扣章很高兴,于是他觉得母牛也很高兴。母牛在悠闲地吃草,扣章躺在草地上,他扯了一片草叶衔在嘴里,舔着用舌头才能感觉到的糙糙的叶面,眯着眼,想象着有一条小牛跟在母牛后面,蹦来蹦去的样子,他笑了。中午,他不肯回家吃饭,他老婆只好把饭送到河滩上,他老婆说:你服侍牛,我就服侍你。扣章也不说什么,只是笑笑。太阳落山了,水面上波光粼粼,扣章牵着牛儿回村,他把牛交给饲养员,总要再三叮嘱加点精料。

半个把月很快过去了,母牛要产小牛了,扣章很紧张,他女人生孩子他也没这么紧张过,母猪生小猪他见过,可从来没见过母牛生小牛。别说他,许多上岁数的人也没见过。为了慎重,生产队请来了公社兽医站的朱医生。扣章看到了秃尾巴母牛生产小牛的全过程,他觉得母牛生小牛和女人生孩子一样,也很疼,也很痛苦。

扣章这下更忙了,又要照看母牛,又要照看小牛。母牛的肚子下去了,更像条水牛了。可是出现了一个问题,生出的小牛不吃奶。扣章不知道小牛是不吃奶还是不会吃奶。饲养员把小牛往母牛肚子下连推带拉,小牛就是犟着,撑着四条细腿不肯去。好不容易把小牛拉到母牛肚子下,小牛不把嘴往奶头上靠,扣章很着急,母牛不像人,不会把小牛揽在怀里,把奶头往小牛嘴里塞。吮吸是动物的天性,扣章把手指放到小牛的嘴里,可小牛拼命把头往里缩。饲养员用米煮成粥,把米汤冷下来送到小牛嘴边,小牛也不领情,碰也不碰一下。有人说,小牛饿了就该吃了吧。可过去了三四天,小牛还是没吃一口奶。母牛看着小牛,舔舔小牛的脸,小牛躺在地上,饿得耷拉着脑袋。

该出的招都出了,大家没了办法,扣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到了公社兽医站,就向公社跑去,他找到了朱医生,朱医生要他挤点母牛奶,用手蘸着送到小牛嘴里,让小牛晓得吮吸,试试,也许行。扣章想到自己把手送到小牛嘴里时,小牛不肯吸,是手指上没有奶味。于是他又急忙跑回家,按朱医生的办法做,还是不见效。小牛好像小了一圈,无精打采地趴在地上,脑袋搁在腿上。

有人说:这小牛怕是保不住了。

又有人说:不如趁早杀了,再迟就没肉了。肉,在当时对人们还是有着一一定吸引力的。

扣章说:再等等吧,你们就差这点肉啊。

又过去了一天,小牛还是不吃。

扣章对小牛说:你这个呆东西,你是打定主意不想活了。

生产队长也觉得没指望了,叹了口气,叫几个早就忍不住的人把小牛处理了。

当小牛成了一堆肉时,已经很晚了,没人肯弄到自己家里去烧。又有人出主意:到新农民(知青)那里去烧。很快,大家凑齐了姜葱作料,来到新农民住处。新农民都已睡觉,大家敲开门,对新农民说:你们睡你们的觉,肉烧熟了喊你们吃肉。

小牛变成了一大锅热腾腾香喷喷的熟牛肉。熟睡的新农民们被叫起来,吃着喷香的牛肉,都说:真好吃,又香又嫩。

扣章没有离去,他参与了小牛变成肉的全过程。看着面前小牛肉,忽然想起了母牛,他把碗往前一推,说:我吃不下去!

母亲是小镇的金牌话务员。她嗓音清脆,吐字清晰,语速较快。有线电话那会她就是“信息中心”,可以知道诸多老百姓不知道的秘

母亲对这些从来

母亲是十足的戏迷,她最关心的是文化站柏站长的电话,因为听他的电话就可以知道剧场哪天接到剧团(俗称戏班子)。邮局与剧场一墙之隔,中间有一道圆门,开了门就等于进了场。母亲得于天时地利,一场不落。戏班子还没有到,她这个“信息中心”就开始宣传发布消息。她的消息来源非常准:什么班子,什么剧种,什么时间,什么剧目,什么场次,一直精确到男女主角分别叫什么名字。大家围在一起边听边议论,整个小镇为此闹腾起来,像煮沸的开水。

剧场通常是唱扬剧,扬州扬,江都扬,镇江扬,还有安徽来安的扬剧团,母亲叫它来安扬。当剧场的大门口竖起巨幅广告的时候,剧团就快到了。广告是用水粉颜料画的,浓墨重彩,青衣、花旦为主体,小生偏在一边,没有老生与丑角,大红色体的剧目名称下面是主演的名字,至今还记得“李开敏,汪琴”。

剧团还在路上时,母亲未雨绸缪,早就安排好工作,为了晚上好好看一场戏。她的票一定是贵宾票,第三排最中心,还是赠送。离开场还早,剧场门口就聚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孩子们牵着大人的衣角,欢天喜地地站在卖瓜子的小摊前,接着一毛钱一包的瓜子,像过年一样兴奋。卖甘蔗的很多,板车拖着,论根卖,抽出一根青皮甘蔗,拿起锃亮的钢刀,先斩头去尾,再砍成几节。到处都是咧着嘴啃甘蔗皮的人。

老人很安稳,早早进场寻了位置便不动身。男人坐着抽烟,一边看舞台两侧幻灯片上的字幕,目光里是此生难得的期待,只等大红丝绒的大幕拉开,他便与心中最喜欢的

那个女子相遇。女人与小孩总是穿梭在过道与座位之间,嘻嘻哈哈地笑着说,安全门的门帘掀来掀去,散去不少热气。

开场前十分钟会打铃,那一刻人们各就各位。女人们还在讲话,只是声音小了许多。隐隐听到谁家的公公与媳妇暧昧,哪家大姑娘不安分,然后就是低低的笑。也有像母亲一样安静的女人,执一把蒲扇,轻轻地摇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幕布,待到幕徐徐拉开,与台上的人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经历那一场风花雪月,生离死别。

大幕拉开,一束追光打到舞台的中心。舞台上的背景道具静立着,司鼓与琴师们在台侧奏响了序曲。一场声与乐、歌与舞的大餐便正式开始。只见青衣甩着水袖袅娜地飘了出来,柳眉凤眼,顾盼神飞。一个台步一个倾诉,一个水袖一种写意,一句散板一个心思。那一刻你的心会一紧,一动,一颤。一种感动如潮水般涌上心头,眼睛里会有湿热的泪。

来安县扬剧团里有一个演小生的,叫姜什么,记得不太清楚了,浓眉大眼,身板挺直,气宇轩昂,唱念做功夫更是了得。只要他一开腔,一亮相,台下掌声雷动,一个接一个地叫好。大姑娘小媳妇的眼珠子定住了,手上的瓜果丢了一地。女人们跟男人吵架的时候便会说:你以为你是姜某某?你要是他,我累死了也心甘情愿!

不知道什么时候,戏台的边上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他们默默地站立着,看得特别入神。台上台下早已融合在一起。台上人倾情演绎着才子佳人,台下人分明看到了时光淡去的胭脂。

曲尽人散,剧场里的灯光与热气一样慢慢地湮灭。人们走在回家路上,回味着舞台上的故事,头上顶着一轮明月。

母亲的生日

俞永军

盆,洗衣喂猪。割稻时节,母亲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父亲就悄无声息地磨好镰刀,备好干粮。尽管如此,母亲还是牢骚不断。父亲就低头

父亲一直离不开荤腥,哪怕吃不到肉,喝点荤汤也好。所以,我总是照应庄上卖肉的,隔三差五送点肉,到我时去结账。哪知母亲毫不领情,别人前脚送上门,她就后脚甩到肉摊上。我问她,她说卖肉的人心坏,全是送的大老肥。父亲眼巴巴地望着这一切,多像我小时候看到搁在手里的大白兔糖,一下子被母亲夺走,说吃了会蛀牙,结果溢到嘴边的口水又被硬生生吞了下去。

暑期回到老家,母亲把存折里的五千多块钱全部取出来交到我手里,我终于明白母亲为什么一次又一次送走别人送上门的猪肉。母亲不是不想让父亲吃好吃点、喝好点,而是省吃俭用,攒钱给她的儿子结婚、买房。母亲一天天老去,我也一天天长大,不知不觉,我已至不惑之年,过了许多生日,才发现母亲的生日竟然一片空白,她没有吹过蜡烛,没有吃过蛋糕,没有收到祝福。

虽然母亲现在极少给我过生日,但小时候非常慎重。这一天,她早就爬起来,煮两个鸡蛋、下一碗挂面、做一盘红烧肉。上中学,我在母亲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母亲从来就没有忘记我的生日,她总会通过邮局多寄点钱,嘱咐我买点好吃的。

七十大寿,母亲坐在上席,头上戴着生日冠。我们倒满酒,依次走到母亲跟前,深深地道一声:生日快乐!母亲很高兴,始终笑呵呵的,多像我小时候,收到父亲准备的礼物,吃到母亲制作的美味,甜蜜,幸福,温暖。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们

在大酒店给母亲过生日。晚辈们纷纷端起酒杯向母亲祝福。母亲摆摆手,笑脸盈盈,如若寒梅秋菊,嘴里念叨,多吃点,多吃点。谁知敬酒的后生刚一转身离开,母亲就不停撩起衣角轻轻擦去眼边的泪花。

我们一直想给母亲过一次像模像样的生日,但总被无情地拒绝,无论我们怎么劝说。母亲的理由很简单,花那么多钱,上一次饭店,有什么意思。

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坐下来商量,七十岁一定得让母亲风光一次。母亲依旧那副口吻,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电话里,大姐一再追问,什么时候过去。母亲拿着话筒,死死盯住我,就像我小时候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紧紧盯住她一般。

印象中,母亲的生日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因为我曾看见母亲的身份证。然而母亲告诉我,这是错的,她也不清楚自己究竟哪一年出生,只说自己属狗,狗儿狗儿一直喊到现在,也不知道哪一天出生,只说清明过后不久。

母亲的身世犹如一个谜团,在她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公、外婆、舅舅、姨娘就先后离开人间,好像和母亲捉了一回迷藏,而她永远是赢家,无奈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听母亲说,她很小就承担队里的放牛任务,很小就自给自足自力更生。

我对母亲持有偏见,总觉得她过于强势,过于执拗,害得父亲吃了不少苦头。尽管现在母亲有点怕我,就像我小时候有点怕她一样,但心中的芥蒂始终无法消除。

父亲患有慢性气管炎,不到五十就不能下地干农活。他从早到晚拣菜做饭,收碗涮

三阳河之秋

张学杰

紫槐 垂柳 竹林一起聚会
一幅幅写意画定格成水乡清秀之气
呆痴的我踱到岸边 亲密地拥抱你
掬清冽冽的河水洗脸 明目
思维奔逸 今我来思
水波镌刻着唐诗宋词
隋炀帝的龙舟浩浩荡荡南下
秦少游带着水乡四宝潇洒北上
河底小鱼生息地浅吟低唱
这一苏北名镇所在把水乡文化储藏
典雅的生态环境呈现
三阳河之秋在这季节恣意绽放

炙热的夏眷恋着不肯离去
一场丹桂飘香的呢喃秋蹁跹而至
月儿弯弯 水儿涓涓
轻亮的河面静悄悄地呼吸
把里下河儿女的丰收梦来剪
野鸭扑鲁鲁在摇曳的芦苇丛中
自由自在地唠叨它们的浓情蜜意
尖嘴细腿的水鸟贴着水面低徊
似赋一首绝句 添几分神秘
蒲公英密密匝匝逶迤在岸堤
和一大群青青的草在跳舞

文 游 台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